



18  
4  
1-345

藏書外  
弘文館



門  
冊  
卷

新報第二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刊

浙甯 應思理 撰

甯波

多有士人以科場新聞告子，蓋寔事亦奇事也。故節其詞，沒其名，附刻於報，其略云：國家明經取士，務選真才，律法甚嚴，門斗識認，杜頂替也。分號列舍，絕代倩也。圍墻布棘，防傳遞也。不謂行法無人，玩法日甚。近科浙圍，弊難枚舉。頂替代倩傳遞，無一不作。鄞縣有潘某者，身食廩餼，素號謹慎，乃心為利，疚前科為費，某代倩中式，得錢數千貫。今科居喪，已不得考，乃為吳姓頂替入場。又鎮海縣舉人謝

口卜斤反  
千八百五十九年

某慣作傳遞甲辰科爲張某中辛亥科爲胞弟中今年爲陳某中文則佳矣王法何在更有異者監生陳某傭工出身稅吏起家幾于目不識丁副貢生李某爲之籌畫赴試作文抄卷一切假手于人居然中式夫鄉會者朝廷進賢之路科第者士人登用之階而壞法亂紀一至于此無怪乎上無可任之臣下無可倚之吏帑乏民貧皆充私橐云云又聞今科直隸鄉試竟有優人濫登賢書皇上已將主試革職坐臺十六同考官降級監試提調皆被處分殺新舉子四名停試者五十名予謂若果如是彼舞弊者能不危哉

鄞縣東鄉案寔由李維鏞父子激成李厚建之被殺直如蛾投火自惹其災耳官長紳富不知費幾許心力方得平靜迨史致芬正法後李乃摘取其心致祭于子我西方人聞之者莫不以爲太奇事蓋殺性取血古人所以祀神非以祀鬼而况敢用人乎而况于其子乎近日又見六門計音直書摘心致祭四字是欲顯其榮適彰其惡不智孰甚焉又計音內有殉難請恤等詞其果可謂殉難可以請恤與否當道自有公論非予所知特以摘心致祭一事有壞天良不得言閱者試平心思之以爲何如

民間甚有譁呼悲號時聞道左因利乘便穴隙相窺固斯人之咎而亦官長之過也蓋下多游民必上無良吏官長誠能督率之甯地之大豈無工作如道路之崎嶇城垣之傾圮河渠之淤塞溝瀆之污穢皆可使此輩操作每日給以辛工倘有頑梗不化心在偷安而好爲乞丐者執而置諸法至于費用不足而民家鋪戶每日所布施者可以交官以供其費卽或不足亦可勸捐以羨其用將見城垣道路煥然一新溝瀆河渠清而不濁往來行人舉步盡樂康莊暑時不受穢氣其爲利益何如也况無業者使之有業則日作暮息僻志潛消而搶奪偷竊之事不嚴自除所謂

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安在不可見于今日耶

前月間北門外王姓者傍晚路過雙池頭衣服與票錢九千被廣人劫去

前月廿九日黃昏有人至府學側衣服剝去

本月初三日黃昏有人至縣學前過硯池小徑衣服剝去初四夜四更有賣麪結者在縣前大街生理被匪徒二名誘至後市地方一人滅其燈捫其目一人卽持鍋而去又北門外城下有人背大錢四千過路被匪人劫去又十五十六兩日亦有衣服錢物劫去

南京

前月十一日大英欽差以火輪兵船六只往漢口申刻將近南京以千里鏡窺長毛形勢著一船先行探試內有外國通事在焉是船駛過炮台無數忽見台上有白烟出英人知長毛放炮遂樹白旗示以毋得轟擊詎知長毛不問可否專向白旗轟擊八次英船亦開炮擊之時英人死者一名傷者二名逾時火輪船齊至群相放炮隨放隨進而長毛炮聲不絕其放炮較官兵爲得法英欽差在火輪机上觀看有一彈越頭而過相去咫尺有二彈入其舢板又一彈入其坐艙是時英船六隻俱中炮彈幸未被傷過南京約六里天已暮矣遂停泊江中次日早晨英船回駛南

京逼近炮台以巨彈及子母彈轟擊半時許兩岸炮台多被轟擊迨長毛炮聲寂然而英船始退先是英船在上海起程時有中國兵船尾之而行意欲乘勢攻擊長毛不謂與南京尚隔六里妄行開炮英人皆笑之後英船過南京見中國兵船攻擊長毛炮台又見南京後面半被官兵所圍江北亦有官兵無數英船一路徑行長毛守卒或有在江邊放擡鎗者又過一座炮台長毛從台上開炮英船以六十八斤彈子一彈擊其炮台長毛死者死而逃者逃時有英人于桅上窺見安慶府官兵與長毛接仗長毛身服花衣手執旗幟錯雜往來者無數長江一帶爲長毛所據

者五百餘里，商船不得進出，其盡頭處有一城，長毛防守甚嚴，官兵環繞，欲圖恢復。時英船至城內，長毛開炮轟擊，英船亦開炮抵之，壞其炮台。長毛勢不能敵，退出城外，迨入之速，故不得入。過此漸見有市鎮，將近漢口。英船有二只，船身過大，只得以四只船駛入。至時有就地官長特邀英欽差上岸開炮迎接，欽差拜會兩湖總督。次日總督拜會欽差，中外船俱開炮迎送，情親禮洽，如舊相知。七日後英船開駛而回，約行九十里，因江水較來時為淺，一只火輪船又只得在江中暫泊。與前所停泊之船共有三只其餘三只先行

駛回，約行二日，至南京，長毛寂無炮聲。英欽差著通事上岸步行十八里，至長毛官長幕內，是官約居第三，位次通事，即向伊云：吾奉欽差之命，曉諭爾等，爾等若再開炮轟擊我國，必帶領中國兵丁恢復爾等所據沿江城池。後是官答以開炮之時，我兵死者二十餘名，傷者無算，但此事非我等官長之意，乃兵丁罔知紀律，以致觸忤貴國。現除死傷外，盡行正法矣。以後倘有貴國船隻進出一應勿阻，并可與我等交易通商，然而英未之許也。又有一員長毛小官欲赴英船乘機逃逸，此蓋因官兵雲集，長毛中有恐勢不敵者，故為是計耳。後二十八日，英欽差至上海，後隊

火船亦相繼而至、

英船至漢口時見商人皆係各處所集生意甚屬蕭條過南京時見有廣東人帶領長毛者

鄞縣公案

十月間有夏楚峯樂安瀾二人並捏灣頭富戶趙方二姓之名赴縣具呈以鐵沙滙帖近灣頭地方屢有匪徒搶劫過往船只請出示曉諭令就地殷紳雇勇巡查批准之下夏樂二人遂雇慈餘鄉勇配齊鎗炮刀械到鐵沙滙設立一局局名安瀾在梅墟設一小局如有釣船百官船過往索費大錢四百交局掘頭山都小船索大錢二百局即給

予三角小旗一枝先過梅墟者著其將旗交鐵沙滙由鐵沙滙出費者著其至梅墟交旗假如有自鐵沙滙左近或梅墟前後不論兩頭到岸與否均須照數出費以致各船戶紛紛具控至十八日船戶聚集縣署前幾致滋事縣主汪好言慰撫云汝等各自歸業本縣當去收回曉示一面密發火簽著差往捕而夏楚峯等正與局內鄉勇飲酒爲歡差以婉言誘至署前即行拿住并拿餘黨戎濟陽應阿林陳全根到案訊供縣王大怒以指官撞騙之罪俱交營押惟夏樂二人當釘鐐銬現戎應陳三人已經保釋趙方二富戶雖具呈表明被捏等情恐亦不能無累也

前月廿一夕據報長毛陷甯國定授浙江提督滕被害  
前月晦夕石碇張姓被搶贓約二三百千本月初三夕西  
門外新河橋周姓米店被搶贓約百餘千本月十一夜航  
船埠頭天順錢店被搶贓約數十千現俱赴縣呈控

本月初六夜匪徒十餘人持火葯器械搶貫橋蕭主廟東  
首大成錢莊擄去現錢洋銀衣服等十三日差役于江北  
岸娼家見衣服一件認係大成贓物詢其來歷娼婦告以  
故遂得拿獲搶犯三名一係定海人其二犯乃慈北人  
西成橋黃景鰲家務農頗溫飽咸豐二年與鄰人袁姓之  
妻私通月餘事覺袁姓即遠遷不數年復遷至妻母家仍

與景鰲家相近其妻爲家貧故乞借景鰲斗米景鰲恨其  
遠遷不遂奸計非惟不允且播婦之醜名後袁與馮友于  
萃記肉舖內扭獲景鰲有肉舖與分之包祥林恨在店中  
捉奸遂控馮糾搶前月廿八日凭中斷令景鰲出錢廿千  
以給袁姓具呈息案

本月初八日觀音寺跟絲線匠與鄰婦私通被伊夫拿獲  
送縣未問供時姦婦在皂班房有童生候榜者集觀之差  
役嚇阻衆童生謂其毆辱扭差至宅門喊叫縣王將該差  
杖四十枷號

有張姓者持偽票至萬億米行買米二十石本月初九日



該行將其人送縣十五日張挽丁姓付錢求息  
前月初三日信局俞正元呈報王姓自蘇托帶銀票五百  
餘千被失

東鄉案始末

續前

兼之秋收未屆斗米千錢飢民載道搶奪時聞五月間陶  
公山有私議平貼水米價者相聚數百人欲推致芬爲首  
致芬未之許也廿九日共至大教場聲言入城告狀時縣  
主有病署道張恐人多滋事親往撫諭令靜候五日當爲  
辦理并囑史致芬爲之分解將次散矣觀者如堵不能行  
動一時擁擠致道憲傾跌失翎羽佩玉回署後邀集紳富

商家酌議道府縣彙銜出示貼水每千毋過六百六十米  
價每石毋過八千然皆有名無實不濟于事城中紛紛言  
湖上人連結不散必將復來鄞縣主張病故鎮海縣何無  
理鄞縣事聞縣書葉貞全王安國杭人雷葆與史致芬交  
好使之往說令其散衆安分有罪尚可求免并覓道憲翎  
頂佩玉致芬答以貼水未平米價未減勢難解散其翎頂  
佩玉查還無缺陶公山人咸以此事非史致芬爲首不可  
適有二無賴子知管江殷戶杜氏前年曾以山木數千枝  
過海被盜拉劫致芬爲之奪回不受酬謝諒必感惠乃往  
冒稱致芬欲平貼水苦無資用欲借錢二百千穀二十袋

杜氏許如數欲面交致芬越數日杜氏送錢穀至而致芬尚不知也致芬自思此事遠近既皆目我爲首與其爲人冒稱何如出身任事因與眾約爾等欲我爲首必听我言方可眾皆允諾乃鳴鑼爲號以試之應聲集者三千餘人致芬欲殺冒名借錢者二人卽殺之而致芬遂騎虎不得下矣時粵匪竄入浙境擾金衢嚴三府甯波戒嚴郡廟設有籌防局鄉勇五百名紳富所募也天靈寺有協防局鄉勇三百名北商所助也萬壽寺廣勇二百餘名官所招也有李維鏞者向曾捐任糧廳回里夕矣素性好事不能安靜爲籌防局董事欲坐致芬叛逆拿獲杭人雷葆送道謂

其私通致芬道憲以雷葆抗詞不屈且送由局董并拿葉貞全王安國發縣寄監縣王何公以官令往訊並非私通不肯道憲乃將三人勿寄山陰上虞餘姚縣監何公欲辭鄞篆不得六月二十日聞湖上人復來李維鏞子厚建文榜舉人素習拳棒身率局勇至白骨橋迎擊湖上人先至者不過數十人意在申訴手無器械被局勇殺死五人生擒四人溺水死者一十八人逾時湖人數百麇至局勇退入城中六門緊閉寶順火輪船甯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緝盜者也船內諸司多英國人由三江口駛入浮橋橫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場將演武廳焚燬而去當日英國領

事聞之盡提英人在寶順船者嚴加訓飭以為內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盜我外國人只可處和不得有所偏護也自是城中防守加嚴官出告示有能得史致芬頭者賞洋銀五百元湖上人亦貼知單言有能得李維鏞父子首級者謝洋銀一千元又言將于某日入城專燒李維鏞住屋或言湖人再來必與錢行米行作對以致居民紛紛搬運行棧店舖貨物一空城門啟閉不時道憲張計無所出乃以地方不安有礙通商言于英國領事英國領事許以代為勸處發告示八條往貼東鄉容後再詳

發閱目錄

舶來蕃書類  
官版原書類  
同翻譯書類

老皂館

東都豎川三之橋

萬屋兵四郎

